

# 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⌄ 上一页

⌄ 下一页

⌄ 回目录

## 第一百零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

话说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，那里有五六百人家，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。那时粉头还未上台，台下四面，有三四十只桌子，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。那掷色的名儿，非止一端，乃是：

六风儿，五么子，火燎毛，朱窝儿。

又有那颠钱的，蹲踞在地上，共有二十余簇人。那颠钱的名儿，也不止一端，乃是：

浑纯儿，三背间，八叉儿。

那些掷色的，在那里呼么喝六，颠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；或夹笑带骂，或认真打。那输了的，脱衣典裳，裤中剥袜，也要去翻本，废事业，忘寝食，到底是个输字；那赢的，意气扬扬，东摆西摇，南闯北蹿的寻酒头儿再做，身边便袋里，搭膊里，衣袖里，都是银钱，到后捉本算帐，原来赢不多，赢的都被把梢的，放囊的拈了头儿去。不说赌博光景，更有村姑农妇，丢了锄麦，撇了灌菜，也是三三两两，成群作队，仰着黑泥般脸，露着黄金般齿，呆呆地立着，等那粉头出来。看他一般是爹娘养的，他便如何恁般标致，有若干人看他。当下不但邻近村坊人，城中人也赶出来口看，把那青青的麦地，踏光了十数亩。

话休絮繁，当下王庆闲看了一回，看得技痒，见那戏台里边，人丛里，有个彪形大汉两手靠着桌子，在杌子上坐地。那汉生得圆眼大脸，阔肩细腰，桌上堆着五贯钱，一个色盆，六只骰子，却无主顾与他赌。王庆思想道：“俺自从官司到今日，有十数个月，不曾弄这个道儿了。前日范全哥哥把与我买柴薪的一锭银在此，将来做个梢儿，与那掷几掷，赢几贯钱回去，买果儿。”

当下王庆取出银子，望桌上一丢，对那汉道：“胡乱掷一回。”那汉一眼着王庆说道：“要掷便来。”说还未毕，早有一个，向那前面桌子边人丛里挨出来，貌相长大，与那坐下的大汉，仿佛相似。对王庆说道：“秃秃他，这锭银怎好出主？将银来，我有钱在此。你赢了，每贯只要加利二十文。”王庆道：“最好！”与那人打了两贯钱，那人已是每贯先除去二十文。王庆道：“也罢！”随即与那汉讲过掷朱窝儿。方掷得两三盆，随有一人挨下来，出主等掷。

那王庆是东京积赌惯家，他信得盆口真，又会躲闪打浪，又狡猾奸诈，下主作弊；那放囊的，乘闹里蹿过那边桌上去了，那挨下来的，说王庆掷得凶，收了主，只替那汉拈头儿。王庆一口气掷赢了两贯钱，得了采，越掷得出，三红四聚，只管撒出来。那汉性急反本，掷下便是绝塌脚小四不脱手。王庆掷了九点，那汉偏调出倒八来；无一个时辰，把五贯钱输个罄尽。

王庆赢了钱，用绳穿过两贯，放在一边，待寻那汉赎梢，又将那三贯穿缚停当，方欲将肩来负钱，那输的汉子喝道：“你待将钱往那里去？只怕是出炉的热的，熬炙了手。”王庆怒道：“你输与我的，却放那鸟屁？”那汉睁圆怪眼骂道：“狗弟子孩儿，你敢伤老爷！”王庆骂道：“村撮鸟，俺便怕你把拳打在俺肚里拔不出来，不将钱去？”那汉提起双拳，望王庆劈脸打来。王庆侧身一闪，就势接住那汉的手，将右肘向那汉胸脯只一搯，右脚应手，将那汉左脚一勾。



那汉是蛮力，那里解得这跌法，扑通的走后颠翻，面孔朝天，背脊着地。那立拢来看的人，都笑起来。那汉却待挣扎，被王庆上前按住，照实落处只顾打。那在先放囊的走来，也不解劝，也不帮助，只将桌上的钱，都抢去了。王庆大怒，弃了地上汉子，大踏步赶去。只见人从里闪出一个女子来，大喝道：“那不得无礼！有我在！”王庆看那女子，生得如何：

眼大露凶光，眉横杀气。膘肢盆蠢，全无娜风情；面皮顽厚，惟赖粉脂铺翳。异样钗环插一头，时兴驯镯露双臂。频搬石臼，笑他人气喘急促；常掇井栏，夸自己膂力不费。针线不知如何拈，拽腿牵拳是长技。

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纪；他脱了外面衫子，卷做一团，丢在一个桌上，里面是箭小袖紧身，鹦哥绿短袄，下穿一条大裆紫夹袖裤儿，踏步上前，提起拳头，望王庆打来。王庆见他是女子，又见他起拳便有破绽，有意耍他，故意不用快跌，也拽双拳吐个门户，摆开解数，与那女子相扑。但见：

拽开大四平，踢起双飞脚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骑鹤。拗鸾肘出近前心，当头炮势侵额角。翘跟淬地龙，扭腕擎天囊。这边女子，使个盖顶撒花；这里男儿，耍个腰贯索。两个似迎风贴扇儿，无移时急雨催花落。

那时粉头已上台做笑乐院本，众人见这边男女相扑，一齐走拢来，把两人围在圈子中看。那女子见王庆只办得架隔遮拦，没本事钻进来，他便觑个空，使个“黑虎偷心势”，一拳望王庆劈心打来。王庆将身一侧，那女子打个空，收拳不迭。被王庆就势扭定，只一交，把女子颠翻；刚刚着地，顺手儿又抱起来：这个势，叫做“虎抱头”。王庆道：“莫污了衣服。休怪俺冲撞，你自来寻俺。”那女子毫无羞怒之色，倒把王庆赞道：“啧啧，好拳腿！果是节！”


那边输钱打的，与那放囊抢钱的两个汉子，分开众人，一齐上前喝道：“驴牛射的狗弟子孩儿，恁般胆大！怎敢跌我妹子？”王庆喝骂道：“输败腌脏村乌龟子，抢了俺的钱，反出秽言！”抢上前，拽拳便打。只见一个人从人丛里抢出来，横身隔住了一双半人，六个拳头，口里高叫道：“李大郎，不得无礼！段二哥，段五哥，也休要动手！都是一块土上人，有话便好好地说！”王庆看时，却是范全。三人真个住了手。范全连忙向那女子道：“三娘拜揖。”那女子也道了万福，便问：“李大郎是院长亲戚么？”范全道：“是在下表弟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出色的好拳脚！”

王庆对范全道：“叵耐那自己输了钱，反教同夥儿抢去了。”范全笑道：“这个是二哥五哥的买卖，你如何来闹他？”那边段二，段五四只眼着看妹子。那女子说道：“看范院长面皮，不必和他争闹了。那锭银子来！”段五见妹子劝他，又见妹子奢遮，“是我也是输了”，只得取出那锭原银，递与妹子三娘。那三娘把与范全道：“原银在此，将了去！”说罢，便扯着段二段五，分开众人去了。范全也扯了王庆，一迳回到草庄内。

范全埋怨王庆道：“俺为娘面上，担着血海般胆，留哥哥在此；倘遇恩赦，再与哥哥营谋。你却怎般没坐性！那段二，段五，最刁泼的；那妹子段三娘，更是渗漉，人起他个绰号儿，唤他做『大虫窝』。良家子弟，不知被他诱扎了多少。他十五岁时，便嫁个老公；那老公果是盆蠢，不上一年，被他炙口杀了。他恃了膂力，和段二，段五专一在外寻趁闹，赚那恶心钱儿。邻近村坊，那一处不怕他的？他每接这粉头，专为勾引人来赌博。那一张桌子，不是他圈套里？哥哥，你却到那里惹是招非！倘或露出马脚来，你吾这场祸害，却是不小。”王庆被范全说得顿口无言。范全起身对王庆道：“我要州里去当值，明日再来看你。”

不说范全进房州城去，且说当日王庆，王晚歇息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梳洗方毕，只见庄客报道：“段太公来看大郎。”王庆只得到外面迎接，却是皱面银须一个老叟。叙礼罢，分宾主坐定。段太公将王庆从头至脚看至脚下，口里说道：“果是魁伟！”便问王庆那里人氏？因何到此？范院长是足下甚么亲戚？曾娶妻也不？王庆听他问得跷蹊，便捏一派假话，支吾说道：“在下西京人氏，父母双亡，妻子也死过了，与范节级是中表兄弟。因旧年范节级有公干到西京，见在下独自一身，没人照顾，特接在下到此。在下颇知些拳棒，待后觑个方便，就在本州讨个出身。”

段太公听罢大喜，便问了王庆的年庚八字，辞别去了。又过多样时，王庆正在疑虑，又有一个人推扉进来，问道：“范院长可在么？这位就是李大郎么？”二人都面面相觑，错愕相顾，都想道：“曾会过来。”叙礼罢，正欲动问，恰好范全也到。三人坐定；范全道：“李先生为何到此？”王庆听了这句，猛可的想着道：“他是卖卦的李助。”那李助也想起来道：“他是东京人，姓王，曾与我问卜。”李助对范全道：“院长，小子向不曾来亲近得。敢问有个令亲李大郎么？”范全指王庆道：“只这个便是我兄弟李大郎。”



王庆接过口来道：“在下本姓是李，那个王，是外公姓。”李助拍手笑道：“小子好记分。我说是姓王，曾在东京开封府前相会来。”王庆见他说出备细，低头不语。李助对王庆道：“自从别后，回到荆南，遇异人，授以剑术，及看子平的妙诀，因此叫小子做『金剑先生』。近日在房州，闻此处热闹，特到此赶节做生理。段氏兄弟，知小子有剑术，要小子教导他击刺，所以留小子在家。适段太公回来，把贵造与子子推算，那里有这样好八字？日后贵不可言。日下红鸾照临，应有喜庆之事。段三娘与段太公大喜，欲招赘大郎为婿。小子乘着吉日，特到此为月老。三娘的八字，十分旺夫。适曾合过来；铜盆铁帚，正是一对儿夫妻。作成小子喜酒！”范全听了这一席话，沉吟了一回，心下思想道：“那段氏刁顽，如或不允这头亲事，设或有个破绽，为害不浅。只得将机就机罢！”便对李助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承段太公，三娘美意。只是这个兄弟蠢，怎好做娇客？”

李助道：“阿也！院长不必太谦了。那边三娘，不住口的称赞大郎哩！”范全道：“如此极妙的了！在下便可替他主婚。”身边取出五两重的一锭银，送与李助道：“村庄没甚东西相待，这些薄意，准个茶果，事成另当重谢。”李助道：“这怎么使得！”范全道：“惶恐，惶恐！只有一句话：先生不必说他有两姓，凡事都望周全。”李助是个星卜家，得了银子，千恩万谢的辞了范全，王庆，来到段家庄回覆，那里管甚么一姓两姓，好人歹人，一味撮合山，骗酒食，赚铜钱。更兼段三娘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，平日一家都怕他的，虽是段太公，也不敢拗他，所以这件事一说就成。

李助两边往来说合，指望多说些聘金，月老方旺相。范全恐怕行聘播扬惹事，讲过两家一概都省。那段太公是做家的，更是喜欢，一迳择日成亲。择了本月二十二日，宰羊杀猪，网鱼捕蛙，只办得大碗酒，大盘肉，请些男亲女戚喜酒，其笙箫鼓吹，洞房花烛，一概都省。范全替王庆做了一身新衣服，送到段家庄上。范全因官府有事，先辞别去了。

王庆与段三娘交拜合卺等项，也是草草完事。段太公摆酒在草堂上，同二十余个亲戚，及自家儿子，新女婿，与媒人李助，在草堂了一日酒，至暮方散。众亲戚路近的，都辞谢去了；留下路远走不迭的，乃是姑丈翰夫妇，表弟丘翔老小，段二的舅子施俊男女。三个男人在外边东厢歇息；那三个女眷，通是不老成的，搬些酒食与王庆，段三娘暖房，嘻嘻哈哈，又喝了一回酒，方收拾歇息。当有丫头老马，到新房中铺一叠被，请新官人和姐姐安置，丫头从外面拽上了房门，各自知趣去了。

段三娘从小出头露面，况是过来人，惯家儿，也不害甚么羞耻，一迳卸钗环，脱衫子。王庆是个浮浪子弟，他自从官司后，也寡了十数个月。段三娘虽粗眉大眼，不比娇秀牛氏妖娆窈窕，只见他在灯前，敞出胸膛，解下红主腰儿，露出白净净肉乳儿，不觉淫心荡漾，便来搂那妇人。段三娘把王庆一掌打个耳刮子道：“莫要歪缠，恁般要紧！”两个搂抱上，钻入被窝里，共枕欢娱。正是：

一个是失节村姑，一个是行凶军犯。脸皮都是三尺厚，脚板一般十寸长。这个认真气喘声嘶，却似牛柳影；那个假做言娇语涩，浑如莺啭花间。不穿罗袜，肩膀上露两只赤脚；倒溜金钗，枕头边堆一朵乌云。未解誓海盟山，也搏弄得千般旖旎；并无羞云怯雨，亦揉搓万种妖娆。

当夜新房外，又有嘴也笑得歪的一桩事儿。那方翰，丘翔，施俊的老婆，通是少年，都得脸儿红红地，且不去睡，扯了段二段五的两个老婆，悄地到新房外，隔板侧耳窃听；房中声息，被他每件件都听得仔细。那王庆是个浮浪子，颇知房中术，他见老婆来得，竭力奉承。外面这夥妇人，听到浓深处，不觉罗口儿也湿透了。

众妇人正在那里嘲笑打诨，你绰我捏，只见段二抢进来大叫道：“怎么好！怎么好！你每也不知利害，兀是在此笑耍！”众夫人都捏了两把汗，却没理会处。段二又喊道：“妹子，三娘，快起来！你上招了个祸胎也！”段三娘正在得意处，反嗔怪段二，便在上答道：“夜晚间有甚事，恁般大惊小怪！”段二又喊道：“火燎鸟毛了！你每兀是不知死活！”王庆心中本是有事的人，教老婆穿衣服，一同出房来问，众夫人都跑散了。王庆方出房门，被段二一手扯住，来到前面草堂上，却是范全在那里叫苦叫屈，如热锅上蚂蚁，没走一头处。随后段太公，段五，段三娘都到。

却是新安县龚家村东的黄达，调治好了打伤的病，被他访知王庆踪迹实处，昨晚到房州报知州尹。州尹张颐行，押了公文，便差都头，领着士兵，来捉凶人王庆，及窝藏人犯范全并段氏人众。范全因与本州当案薛孔目交好，密地里先透了个消息。范全弃了老小，一溜烟走来这里，顷刻便有官兵来也！众人个个都要官司哩！众人跌脚胸，好似掀翻了抱瓮窠，弄出许多慌来，却去骂王庆，羞三娘。正在闹吵，只见草堂外东厢里走

出算命的“金剑先生”李助，上前说道：“列位若要免祸，须听小子一言！”众人一齐上前拥着来问。

李助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！”众人道：“走到那里去？”李助道：“只这里西去二十里外，有座房山。”众人道：“那里是强人出没去处。”李助笑道：“列位恁般呆！你每如今还想要做好人？”众人道：“却是怎么？”李助道：“房山寨主廖立，与小子颇是相识。他手下有五六百名喽罗，官兵不能收捕。事不宜迟，快收拾细软等物，都到那里入夥，方避得大祸。”方翰等六个男女，恐怕日后捉亲属连累，又被王庆，段三娘十分撺掇，众人无可如何，只得都上了这条路。

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，即便收拾，尽教打叠起了；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。王庆，段三娘，段二，段五，方翰，丘翔，施俊，李助，范全九个人，都结束齐整，各人跨了腰刀，架上了朴刀，唤集庄客，愿去的共是四十余个，俱拽扎拴缚停当。王庆，李助，范全当头，方翰，丘翔，施俊保护女子在中。幸得那五个女子，都是锄头般的脚，却与男子一般的会走。段三娘，段二，段五在后，把庄上前后都放把火，发声喊，众人都执器械，一哄望西而走。邻舍及近村人家，平日畏段家人物如虎，今日见他每明火执仗，又不知他每各细，都闭着门，那里有一个敢来拦挡。

王庆等方行得四五里，早遇着都头士兵，同了黄达，眼同来捉人。都头上前，早被王庆手起刀落，把一个斩为两段。李助，段三娘等，一拥上前，杀散士兵，黄达也被王庆杀了。

王庆等一行人来到房山寨下，已是五更时分。李助计议，欲先自上山，诉求廖立，方好领众人上山入夥。寨内巡视的小喽罗，见山下火把乱明，即去报知寨主。那廖立疑是官兵，他平日欺惯了官兵没用，连忙起身，披褂绰，开了栅寨，点起小喽罗，下山拒敌。王庆见山上火起，又有许多人下来，先做准备。当下廖立直到山下，看见许多男女，料道不是官兵。廖立挺喝道：“你这夥鸟男女，如何来惊动我山寨，在太岁头上动土？”李助上前躬身道：“大王，是劣弟李助。”随即把王庆犯罪，及杀管营，杀官兵的事，略述一遍。

廖立听李助说得王庆恁般了得，更有段家兄弟帮助，我只一身，恐日后受他晦气，翻着脸对李助道：“我这个小去处，却容不得你每。”王庆听了这句，心下思想：“山寨中只有这个主儿，先除了此人，小喽罗何足为虑？”便挺朴刀，直抢廖立。那廖立大怒，捻来迎。段三娘恐王庆有失，挺朴刀来相助。三个人礮了十数合，三个人里倒了一个。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强人必鎗前亡。毕竟三人中倒了那一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⌘ 上一页

⌘ 下一页

⌘ 回目录